



唐世說新語卷之九

瑯邪王世貞校

著述第十八

太宗欲見前代帝王事得失以爲鑒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蕭德言等采經史百家之內嘉言善語明王暗君之跡爲五十卷號羣書理要上之太宗手詔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知稽古臨事不惑其爲勞也不亦大哉賜徵等絹千疋綵

物五百段太子諸王各賜一本

貞觀中紀國寺僧慧靜撰續英華詩苑十卷行於代  
慧靜嘗言曰作之非難鑿之爲貴吾所搜採亦詩三  
百篇之次矣慧靜俗姓房有藻識今復有詩編十卷  
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類相從多於慧  
靜所集而不題撰集人名氏

江淮間爲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揚州長  
史李襲譽薦之徵爲弘文館學士憲以年老不起遣  
使就拜散朝大夫賜絹三百疋憲以仕隋爲秘書學  
徒數百人公卿亦多從之學撰文選音義十卷年百  
餘歲乃卒其後句容許淹江夏李善言公孫羅相繼  
以文選教授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  
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  
進士陳居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教  
文選兼復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蘿蔔  
院中學士向挺之蕭嵩撫掌大笑智明等學術非深

素無修撰之藝其後或遷功竟不就

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楊雄  
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賦此旣文  
體浮華無益勸戒何暇書之史策今有上書論事詞  
理可裨於政理者朕從或不從皆須備載

代有釋曇剛製山東士大夫類列三卷其假冒者悉  
不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左散騎常侍柳冲亦明氏  
族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間舊老咸云自隋朝已來  
不聞有僧曇剛蓋懼見害于時而匿其名氏耳

開元初左庶子劉子玄奏議請廢鄭注孝經依孔注  
老子請停河上公注行王弼注易傳非子夏所造請  
停引今古爲證文多不盡載其畧曰今所行孝經題  
曰鄭氏爰在近古皆云是鄭玄而魏晉之朝無有此  
說後魏北齊之代立于學宮蓋虜俗無識故致斯謬  
今驗孝經非鄭玄所注凡十二條又今俗所行老子  
云是河上公注序云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菴于河

上因以爲號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  
不經之鄙言習俗之虛語案藝文志注老子有三家  
而無河上公注雖使纔別朱紫粗分菽麥亦皆嗤其  
過謬况有識者乎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傳  
子玄爭論頗有條貫會蘇宋文吏拘于流俗不能發  
明古義竟排斥之深爲識者所歎梁載言十道志解  
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玄遭黃巾之難客于徐州今  
者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其序曰僕避難於南  
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  
注孝經蓋康成胤孫所作也陸德明亦云案鄭志及  
晉中經部並無唯晉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注爲主  
今驗孝經注與康成所注五經體並不同則劉子玄  
所證信有徵矣

蕭何封鄴侯先儒及顏師古以鄴爲南陽築陽之城  
築今襄州竊以凡封功臣多就本土蓋欲榮之也張  
良封留侯是爲成例按班固泗州亭碑云文昌四友

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鄴漢書是班氏所修泗州碑是孟堅所作何須穿鑿更制別音乎

劉子玄直史館時宰臣蕭志忠紀處訥等並監修國史子玄以執政秉權事多掣肘辭以著述無功求解史任奏記於志忠等其畧曰伏見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歲序已奄何時輟手綱維不舉督課徒勤雖威以刻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

以此者懷布知已歷詆羣公屢辭載筆之官欲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直彥北肩芸閣之間英竒接武僕旣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文多不書載志忠惜其才不許宗楚客惡其正直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於何地子玄著史通二十篇備陳史冊之禮開元十年玄宗詔書院撰六典以進時張說爲

麗正學士以其事委徐堅沉吟歲餘謂人曰堅承乏已曾七度修書有憑准皆似不難唯六典歷年措思未知所從說又令學士毋嬰等檢前史職官以今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蒙周官之制然用功艱難綿歷數載其後張九齡委陸善經李林甫委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寮陳賀迄行今之

開元十二年沙門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玄宗親爲之序文多不盡載其銘曰孰爲天大此焉欽則均以寒暑分諸晷刻盈縮不愆列舍不忒制器垂象求鑒無惑因遣太史官馳往安南及蔚州測候日影經年乃定

玄宗謂張說曰兒子等欲學綴文須檢事及看文體御覽之輩部帙旣大尋討稍難卿與諸學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類相從務取省便令兒子等易見成就也說與徐堅韋述等編此進士遂以初學記爲名賜修撰學士束帛有差其書行於代

道家有庚桑子者代無其書開元末襄陽處士王源著亢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莊子謂之庚桑子史記作亢倉子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源取莊子庚桑楚一篇爲本更取諸子文義相類者合而成之亦行於代

從善第十九

魏徵嘗取急還奏曰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裝束悉了而竟不行何因有此消息太宗笑曰當時實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韋悰爲右丞勾當司農木槿七十價百姓四十價奏其隱沒太宗切責有司召大卿孫伏伽亟書司農罪伏伽奏曰司農無罪太宗駭而問之伏伽曰只爲官木槿貴所以百姓者賤向使官木槿賤百姓無由賤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其過也太宗深賞之顧謂韋悰曰卿識用欲逮伏伽遠矣

貞觀中金城坊人家有胡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楊



纂爲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司法  
參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僞非一亦有胡着  
漢帽漢着胡帽亦須漢裏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  
禁西市胡餘請不問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選  
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判太宗聞之笑曰朕用尹伊  
楊纂聞義伏善輸一籌朕復得幾籌耶俄果獲賊尹  
伊嘗問坊州司戶尚藥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  
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  
此科應由謝朓詩云芳洲生杜若誤華省曹郎如此  
判豈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改補雍州  
司法

郭翰爲御史巡察隴右所經州縣多爲按劾次于寧  
州時狄仁傑爲刺史風化大行翰纔入境耆老薦揚  
之狀已盈於路翰就館以州所供紙筆置于案召府  
寮曰入境其政可知願成狄君之美無爲久留徒煩  
擾耳即命駕而去翰性寬簡不苛讀老子至和其光

同其塵慨然歎曰大雅君子明哲以保其身乃析執政辭以儒門不願持憲改授麟臺郎時劉禕之坐貶死旣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死表其子哀號將絕不能書監刑者催逼之禕之乃自操紙授筆卽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翰讀之爲官者所奏左授巫州司戶俄而徵還

陸象先爲益州刺史奏嘉邛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從捷近癸卒從役居人不堪多道亡瘡死行旅無利左拾遺張宣明監姚雋諸軍事兼招慰使乃親驗其路審其難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雲深谷無景至有斗絕巨險殆不通人蹤經之者心搏壁傍崖脅息而度雖竟日登頓二十許里木人猶堪淚下鐵馬亦可蹄穿象先覽之兢惕遽罷役仍舊路以聞蜀人賴焉

諛佞第二十

太宗嘗指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

容口太宗正色謂之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悟  
佞人爲誰矣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  
頭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常不舉手今臣幸  
在左右若不順從陛下雖貴天子復何聊乎太宗怒  
乃解

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腰斬之將軍丘行恭希旨探心  
肝而食太宗責之曰典自有常科何至於此若食逆  
者心肝而爲忠孝則蘭之心肝常爲太王諸王所食  
豈到汝乎行恭慙謝而退蘭本青州明經遇辭爲鄉  
里所稱保完青郡遠近歸之初降李密密敗歸國在  
代州爲遊客所告遂族滅

許敬宗父善心與虞基同爲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  
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貞觀初敬宗以便佞承恩  
德彝薄其爲人每謂人曰虞基被戮虞南匍匐以請  
代善之心歿敬宗蹈舞以求生敬宗深愧恨焉初煬  
帝之被戮也隋官謁賀化及善心獨不至化及以其

人望而釋之善心又不舞蹈由是見害及爲封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掌知國史記注不直論者尤之與李義府贊立則天屠害朝宰公卿已下重足累息移皇家之社稷勦生人之性命敬宗手推轂馬子昂頗有才藻爲太子舍人母裴氏有姿色敬宗以爲繼假姓虞氏昂素與之通敬宗奏昂不孝流于嶺南又納資數十萬嫁女與蠻首領馮盎子及監門將軍錢九隴男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之婚姻曲爲九隴叙其閥閱又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利其金帛乃爲寶琳父敬德修傳隱其過咎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敬宗改云賜敬德其虛美隱惡皆此類也敬宗卒博士袁思古等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棄長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聞詩聞禮事絕于趨庭納采問名唯同于贖貨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案諡法名與實爽曰謬請諡爲謬敬宗孫彥伯訴于執政請改諡禮官議以爲旣過能改曰恭乃諡爲恭彥伯

昂之子也既與思古忿競將于衆中毆之思古謂曰  
吾與賢家君報讐緣何反怒彥伯大慙而退

高宗末年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則大幸災逞已志  
潛通絕醫術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醫張文仲秦鳴  
鶴軫之鳴鶴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則愈矣則  
天簾中怒曰此可斬天子頭上試出血處耶豈是鳴  
鶴叩頭請命高宗曰醫之議命病理不加罪且我頭  
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決矣命刺之鳴  
鶴刺百會及胄戶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言未畢則  
天自簾中頂禮以謝鳴鶴等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  
繒寶以遺之高宗甚愧焉

則天稱尊號以睿宗爲皇嗣居東宮雒陽人王慶之  
希旨率浮僞千餘人詣闕請廢皇嗣而立武承嗣爲  
太子召見兩淚交下則天曰皇嗣我子柰何廢之廢  
之曰神不享非類今日誰國而李氏爲嗣耶則天固  
諭之令去慶之終不去面覆地以死請則天務遣之

乃以內印印紙謂之曰持去矣須見我以示門者當聞也慶之持紙去來自若此後屢見則天亦煩而怒之命李昭德賜杖昭德命左右引出炎政門外昌言曰此賊欲廢皇嗣而立武承嗣命撲之眼耳皆血出乃榜殺之

則天朝嘗三月降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祥瑞草表將賀左拾遺王求禮止之味道曰國家事何爲誑妄以質朝廷求禮曰宰相不能燮理陰陽令三月降雪此災也乃誣爲瑞若三月雪是瑞雪臘月雷當爲瑞雷耶舉朝善之遂不賀求禮方正有詞華歷右臺殿中轉衛王祿而卒

魏元忠爲御史大夫臥病諸御史省之侍御史郭霸獨後見元忠憂形于色請視元忠便液以驗疾之重輕元忠辭拒霸固請嘗之元忠驚惕霸熹悅曰大夫泄味甘或瘳今味苦矣即日當愈元忠剛直甚思其佞露事于朝廷

張易之兄同休嘗請公卿宴於司禮寺因請御史大夫楊再思曰公面似高麗請作高麗舞再思欣然帖紙旗巾子反披紫袍作高麗舞略無慙色再思又見易之弟昌宗以貌美被寵因諛之曰人言六郎似蓮花再思以爲不然只是蓮花似六郎耳有識咸笑之後昌宗兄弟犯賊則天命桓彥範李承嘉勘當以取實經數日彥範等奏昌宗兄弟共有賊四千餘貫法當解職昌宗奏臣有功於國家所犯不至解免則天問請宰臣曰昌宗于國有功否再思時爲內史奏曰昌宗合鍊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乃赦之天下名生視再思如糞土也

敬苛有俊才文章立就爲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寢疾敬苛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乃一一持出請崇手執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勉而從之敬苛旣出忿其諛媚謂子弟曰此淚亦從何而來自茲不復接遇

鄭愔者滄州人來俊臣羅織文狀皆愔草定張易之兄弟薦爲殿中侍御史易之敗黜爲宣州司戶旣而歸武三思用事將害桓敬等愔揣知其情求謁三思三思見之愔先哭甚哀旣而大笑三思恠問其故對曰前哭甚哀者吊大王國破家亡也後大笑者賀大王得愔也柬之等五人爲上所忌日夜爲計非剪除大王不足以快其意大王豈不知之今據將相之權有過人之智廢則天兵不血刃易于反掌今料大王之勢孰與則天大王不去五王身有累卵之危此愔所以寒心也三思大悅引與登樓謀陷五王而殺之皆崔湜鄭愔之謀也累遷吏部侍郎賣官爲務後與譙王重福稱逆而死

太平公主沉斷有謀則天愛其類已誅二張滅韋氏咸賴其力焉睿宗朝軍國大事皆令宰相就宅諮決然後以聞睿宗與羣臣呼公主爲太平玄宗爲三凡所奏請必問曰與三郎商量未其見重如此其宰



唐世言卷九  
十五  
相有七四出其門玄宗孤立而無援及竇懷貞等誅  
乃遁于山寺俄賜自盡竇懷貞傾巧進用累遷晉州  
長史諂事中貴盡得其懽心韋庶人乳母王氏本蠻  
婢也懷貞聘之爲妻封莒國夫人俗爲妳母之阿蒼  
懷貞每因謁見及進奏表狀列其官次署曰翊聖皇  
后阿蒼時人鄙之呼爲蒼懷貞欣然自得韋庶人敗  
遂斬其妻持首以獻居憲臺及京尹每視事見無鬚  
者誤以爲中官必曲加承接睿宗踐祚懷貞位極人  
臣遵諛不悛以至放敗先天中玄宗戡內難懷貞投  
水死

駙馬張珣以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官贊相禮儀雍容  
有度玄宗心悅之謂珣曰朕罷希烈相以卿代之珣  
謝不敢當楊貴妃知之以告楊國忠國忠深忌之時  
安祿山入朝玄宗將加宰相命珣草詔國忠諫曰祿  
山不識文字命之爲相恐四夷輕於唐玄宗乃止及  
祿山歸范陽詔高力士送于長樂陂力士歸玄宗問

唐世說新語卷之九  
曰祿山喜乎力士對曰祿山恨不得宰相頗快快有  
言國中遽曰此張垧告之也玄宗不察國忠之誣疑  
垧漏洩大怒黜垧爲盧溪郡司馬兄均爲建安郡司  
馬弟邛爲宜春郡司馬

唐世說新語卷之九

唐世說新語卷之十

瑯邪王世貞校

釐革第二十一

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始躬親政事詔曰有隋御宇  
政刻刑煩上懷猜阻下無和暢致使朋友遊好慶弔  
不通卿士聯官請問斯絕自今以後宜革前弊庶上  
下交泰品物咸亨布告天下使知朕意由是風俗一  
變澆漓頓革矣故事江南天子則曰恰帽公卿則巾  
褐裙襦北朝雜以戎狄之製北齊有長帽短靴合袴

襖子朱紫玄黃各隨其好天子多服緋袍隋代帝王  
貴臣多服黃紋綾袍烏紗帽九環帶烏皮六合靴百  
官常服同于疋度皆着黃袍及衫出入殿省後烏紗  
帽漸廢貴賤通用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  
巾戎服也靴胡履也咸便於軍旅昔袁紹與魏武帝  
戰於官渡軍敗複巾渡河迺相倣効因以成俗初用  
金帽皂向後帽髮謂之幘頭周武帝纔爲四脚武德  
已來始加巾子至貞觀八年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  
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幘頭起自周武帝蓋取便于  
軍容今四海無虞當息武事此官頗采古法兼更類  
幘頭乃宜常服可取服袴褶通用此冠亦尋廢矣  
太史令傅奕博綜羣言尤精莊老以齊死生混榮辱  
爲事深排釋氏疾之如讐嘗至河東遇彌勒塔士女  
輻輳禮拜奕長揖之汝徃代之聖人我當今之達士  
奕上疏請去釋教其詞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  
胡書恣其假託故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

食易服以逖租稅凡百黎庶不察根源乃追既往之  
罪覬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期  
百日之粮弈上論十二首高祖將從之會傳位而止  
舊制京城內金吾曉暝傳呼以戒行者馬成獻封章  
始置街鼓俗號夔夔公私便焉有道人裴修然雅有  
篇詠善畫好酒常戲爲歌詞曰遮莫夔夔動須傾湛  
湛杯金吾儻借問報道玉山頽甚爲時人所賞

姜晦爲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  
布棘以防令史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  
大開銓門示無所禁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  
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爲不可竟銓綜得  
所賄賂不行舉朝歎伏

高宗欲用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等知政事  
謂中書令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且令參聞政  
事未可即卿等同名稱也自是外司四品已下官知  
政事者以平章爲名自待舉始也

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僕射並是正宰相故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公爲宰相當大開耳目求訪賢哲即其事也神龍初至盧欽望爲僕射不帶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後加知軍國事韋安石爲僕射東都留守自後僕射不知政事矣

自古帝王必躬籍田以展三推千畝之禮開元二十三年正月玄宗親耕于雒陽朱門之外諸儒奏議以古者耒耜以一撥爲一推其禮久廢今用牛耕宜以一步爲一推及行事太常卿奏三推而止於是公卿已下皆過於古制

隋制負外郎監察御史亦吏部注誥詞即尚書侍郎爲之與自貞觀之後負外郎盡制授則天朝御史始制授肅宗於靈武即大位以強寇在郊始令中書以功狀除官非舊制也

武德貞觀之代官人騎馬者依周禮舊儀多着綦羅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後皆用帷帽施裙

到頸爲淺露顯慶中詔曰百家家口咸廁士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着帷帽遂棄幃羅曾不乘車只座檐子過於輕率深失禮容自今已後勿使如此神龍之末幃羅始絕開元初官人馬上始着胡帽靚粧露面士庶咸倣天寶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內外一貫矣

開元中天下無事玄宗聽政之後從禽自娛又於蓬萊宮側立教坊以習倡優萼衍之戲酸棗尉袁楚客以爲天子方壯宜節之以雅從禽好鄭衛將蕩上心乃引由余太康之議上疏玄宗納之遷下邳主簿而好樂如初自周衰樂工師散絕追漢制但紀其鏗鏘不能言其議晉末中原版蕩夏與聲俱絕後魏周齊悉用胡樂奏西涼伎惱心堙耳極而不反隋平陳因清商而制雅樂有名無實五音虛懸而不能奏國初始採琤宮之義備九變之節然承衰亂之後當時君子無能知樂泗濱之磬貯于太常天寶中乃以華

原石代之間其故對曰泗濱聲下調之不能和得華  
原石攷之乃和因而不改

玄宗北巡狩至于太行坂路隘逢稗車問左右曰車  
中何物曰稗禮云天子即位爲稗歲一漆示存不忘  
亡也出則載以從先王之制也玄宗曰焉用此命焚  
之天子出不以稗從自始也

玄宗嘗謁橋陵至今粟山都崗巒有龍盤鳳翔之勢  
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寶應初追述先旨而  
置山陵焉舊制宰相臣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  
堂故長孫無忌魏徵房玄齡等以他官兼政事者皆  
云知門下省事弘道初裴炎自侍中轉中書令執朝  
政始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至今以爲政事

國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選主者將親其人覈之事吏  
始取州縣府寺疑獄課其斷決而觀其能否此判之  
始焉後日月奄久選人滋多案牘淺近不足爲准乃  
採經籍古義以爲問目其後官負不充選人益衆乃

徵辟書隱義以試之惟懼選人之能知也道麗者號  
爲高等拙弱者號爲藍羅至今以■故事開元中裴  
光庭爲吏部始循資格以一賢愚遵乎轍者善其循  
常負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爭不得光庭乃卒有  
司定謚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謚爲克平周禮大  
司掌選士之道春秋之時卿士代祿選士之制闕焉  
秦承制國所資武力任事者皆刀筆俗吏不由禮義  
以至於亡漢因秦制未遑條貫漢高祖十一年始下  
求賢之詔武帝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貢舉之法起於此矣元帝令光祿勳舉四科以吏事  
後漢令郡國舉孝廉魏晉宋齊互有改易隋煬帝改  
置明進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筭  
并前爲六科武德則以考功郎中試貢士貞觀則以  
考功員外掌之士族所趣惟明進二科而已古惟試  
策貞觀八年加進士試經史調露二年考功員外劉  
思立奏二科並帖經開元二十四年李昂爲考功性



剛急不容物乃集進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知之  
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人當悉落之昂  
外舅嘗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爲言之於昂昂果怒  
集貢士數權之過權曰人或猥知竊聞之於左右非  
求之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有言  
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詞或不安將與衆詳之若何衆  
皆曰唯及出權謂衆人曰向之其人意屬吾也昂典  
此任吾必不第矣文何藉焉乃陰求瑕他日昂果摘

權章句小疵榜于通衢以辱之權請引謂昂曰禮尚  
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鄙文之不臧旣得而聞矣而  
執事有雅什嘗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應  
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豈執事  
辭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衰怠厭倦天下將禪許由  
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  
洗耳何哉昂聞惶駭訴于執政者以任不遜遂下權  
吏權吏初昂以強愎不受囑請及有吏議求者莫不

允從由是廷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使吏部侍郎掌焉憲司以權言不可窮竟乃寢罷之

肅宗初卽位在彭原第五琦以言事得召見請於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輕貨以濟軍須肅宗納之拜監察御史房琯諫曰往者楊國忠厚歛以怒天下今已亂矣陛下卽位已來人未見德琦聚歛臣也今復寵之是除一國忠用一國忠也將何以視遠方收人心乎肅宗曰今天下方急六軍之命若倒懸然無輕貸則人散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材琯不能對卒用琦策驟遷御史中丞改鑄乾元錢一以當十又遷戶部侍郎平章事兼知度支租庸使俄被放黜代宗卽位復判度支鹽鐵事永泰初奏權天下鹽斗收一百文迄今行之

元載旣伏誅代宗始躬親政事勵精其理時常袞當國竭節奉公天下翕然有昇平之望袞奏罷諸州團練防禦以節財省費便令刺史主刺當州軍事司

馬同副使專押軍案判司本帶參軍使令司兵判兵  
事司倉判軍糧司士判甲仗土人團練春夏放歸秋  
冬追集其刺史官銜既有持節諸軍事使司軍旅司  
馬卽同副使之任司兵參軍卽是團練使判官代宗  
並從之衣獨出羣擬爲戢兵之漸持銜數歲時用小  
康焉

隱逸第二十二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就學日諷千言及長善譚莊老

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故隱於太白山隋文  
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常謂人曰過是五十年  
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太宗召詣京師嗟  
其頽貌甚少謂之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  
徒豈虛也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召拜諫議  
大夫又固辭時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頗明推步遵  
養之術時范陽盧照隣有盛名於朝而染惡疾嗟稟  
受之不同昧彭殤之殊致嘗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

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人者心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運轉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爲霜張爲虹霓此天地之常數人有四時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之竭而爲樵枯彌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兆則亦如之故五緯盈縮

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又天文之危証也寒暑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癰疽也奔風暴雨之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樵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也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

利回不爲義疾仁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  
圓也制授承務郎直尚藥局永徽初卒遺令薄葬不  
設明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柩如空焉  
時人疑其屍解矣

朱桃稚蜀人也澹泊無爲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  
人間竇範爲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  
稚不言而退逃入山中髀形冬則樹皮自覆凡所贈  
遺一無所愛每織芒屨置之于路人見者皆言朱居  
士屨也爲鬻取米置之本處挑稚至夕取之終不見  
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之至降階與語桃稚不  
答直亡而去士廉每加優異蜀人以爲美譚

張果老先生者隱於恒州枝條山往來汾晉時人傳  
其長年秘術耆老咸云有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  
則天召之佯死于妬女廟前後有人復于恒山中見  
之開元三十二年刺史韋濟以聞詔通事舍人裴晤  
馳驛迎之果對晤氣絕如死晤焚香啓請宣天子求

道之意須臾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令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賁璽書迎之果隨嶠至東都於集賢院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跪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生時人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爲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丸尋下詔曰恒州張果老先生方外之士也跡先高上心入窅冥是混光塵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羲皇上人間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將行朝禮爰申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累陳老病請歸恒州賜絹三百疋并扶持弟子二人并給驛舁至恒州弟子一人放廻一人相隨入山無何壽終或傳屍解

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職有進士司馬承禎者睿宗追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官捷徑耳藏用有慙色藏用博學工文章善草

綵投壺彈琴莫不盡妙未仕時嘗辟穀練氣頗有高  
尚之致及登朝附雜權要縱情奢逸卒陷憲綱悲夫  
司馬承禎字子微隱於天台山自號白雲子有服餌  
之術則天中宗朝頗徵不起睿宗雅尚道教稍加尊  
異承禎方赴召睿宗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  
經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且心目一覽知每損  
之尚未能也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聖  
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之何對曰國猶身  
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  
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  
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要也睿宗深加賞  
異無何苦辭歸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工部侍郎李  
適之賦詩以贈焉當時文士無不屬和散騎常侍徐  
彥伯撮其美者三十一首爲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  
於代

王希夷徐州人孤貧好道父母終爲人牧羊取傭兵

葬畢隱於嵩山師事道士得修養之術後居兗州  
萊山刺史盧齊卿就謁因訪以政事希夷曰孔子云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玄宗東封勅  
州縣禮致仕已年九十六玄宗令張說訪其道義說  
甚重之以年老不任職事乃下詔曰徐州處事王希  
夷絕勝棄智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徃林壑屬封巒  
展禮席旌賢賁然來思應茲嘉召雖紆綺季之跡  
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尚齒可中

散大夫守國子博士特聽還山仍令州縣歲時贈束  
帛羊酒并賜帛一百疋

元凱博學善天文然恭慎未嘗自言宋璟與之同鄉  
曲將加薦舉兼遺米百石皆拒而不受元行冲爲刺  
史邀至州問以經義因遺衣服凱辭曰微軀不宜服  
新麗恐不勝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泥汚而與之不  
獲已而受乃還家取素絲五兩以酬之曰義不愛過  
望之財



白履中博涉文史隱居大梁時人號爲梁丘子開元  
中王志愔表薦堪爲學官可代馬懷素褚無量入閣  
侍讀乃徵赴京師履中辭以老疾不任職事授  
大夫尋請歸鄉手詔曰卿孝悌立身靜退敦俗年過  
從耄不雜風塵盛德早聞通班是錫豈惟精賁山藪  
實欲獎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遂停留數月  
玄宗徵高山隱士盧鴻二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  
折而已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  
不足可依山臣鴻敢不忠信奉見玄宗異之詔入賜  
讌拜諫議大夫賜以章服並辭不受乃給米百石絹  
五百疋還隱居之所

唐世說新語卷之十

唐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瑯邪王世貞校

褒錫第二十二

高祖嘗幸國學命徐文遠講孝經僧惠乘講金剛經  
道士劉進嘉講老子詔劉德明與之辯論於是結難  
鋒起三人皆屈高祖曰儒玄佛義各有宗旨劉徐等  
竝當今傑方德明一舉而蔽之可謂達學矣賜帛五  
十疋時有國子司業蓋文達涉經史明三傳竇抗爲  
冀州集諸儒生令相論難時劉焯劉執思孔穎達劉

彥衡皆在坐既相酬答文達所言皆出其意表竇大  
奇之因問蓋生就誰學劉焯對曰此生岐嶷出自天  
然以多問寡焯爲師導竇曰可謂氷生於水而寒於  
水也

貞觀末房玄齡避位歸第時天旱太宗將幸芙蓉園  
以觀風俗玄齡聞之戒其子弟曰鑿輿必當見幸亟  
使灑掃備饌俄頃太宗果先幸其弟迺載入宮咸以  
爲優賢之應

貞觀十七年太宗圖畫太原唱義及秦府功臣趙公  
長孫無忌河間王孝恭蔡公杜如晦鄭公魏徵梁公  
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卽公張亮陳公  
侯君集盧公程知節永興公虞世南渝公劉政會莒  
公唐儉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寶等二十四人於凌煙  
閣太宗親爲之贊褚遂良題閣閣立本畫及侯君集  
謀反伏誅太宗與之訣流涕謂之曰吾爲卿不復上  
凌煙閣矣

魏徵有大志不恥小節博通羣書頗明王霸之術隋末爲道士初仕李密密敗歸國後爲竇建德所執建德敗委質於隱太子太子誅太宗稍任用前後規諫二百餘奏無不稱旨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奪嫡之漸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廷忠蓋無踰魏徵我遣輔太子用絕天下之望乃以爲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爲助我之賴卿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宅無堂太宗將營小殿輟其材以賜之五日而就遣使賚布被素褥以賜之遂其所尙及疾殛太宗幸其第撫之流涕問其所欲徵曰妾不恤緯而憂宗社之隕徵狀貌不踰中人而素有膽氣善迴人主意身死之日知與不知莫不痛惜

李綱詹事隱太子嘗至溫湯綱以小疾不從獻生魚者太子召饗者鱸之時唐儉趙元楷在坐各自贊能爲鱸太子謂之曰飛刀鱸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

於審■弼諧固屬李綱矣於是送絹二十疋以迎之  
數諫太子鬱鬱不得志辭以年老乃乞骸骨

高宗初立爲太子李勣詹事仍同中書門下三品自  
勣始也太宗謂之曰我兒初登儲貳故以宮事相委  
勿辭屈也勣嘗有疾醫詐之曰須龍鬚灰方可太宗  
剪鬚以療之服訖而愈勣頓首泣謝他日顧謂勣曰  
朕當屬卿以孤幼思之無踰公者往遺李密豈負於  
朕哉勣流涕而致謝啞指出血俄而沉醉解御服以  
覆之

唐九徵爲御史監靈武諸軍時吐蕃人寇蜀漢九徵  
率兵出永昌郡千餘里討之累戰皆捷時吐蕃以鐵  
索跨漾水湍水爲橋以通四洱河巒築城以鎮之九  
徵盡刻其城壘焚其二橋命管記閭立均勒石于劍  
川建鐵碑於滇池以紀功焉倂其魁帥以還中宗不  
時加褒賞左拾遺呼延皓論之乃加朝散大夫拜侍  
御史賜繡袍金帶寶刀累遷汾州刺史開元末與吐

蕃贊普書云波州鐵柱唐九徵鑄卽謂此是也

開元初左常侍褚無量與光祿卿馬懷素隔日侍讀  
詔曰朕於百事考之無如文籍先王要道盡在於斯  
是欲令經史詳備聽政之暇遊心觀覽無量等奉詔  
整理內庫書至六年分部工架畢制文武百官入乾  
元殿東廊觀察移時乃出於是賜無量等束帛有差  
賀知章自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  
併謝二恩時源乾曜與張說同秉政乾曜問說曰賀  
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兩加榮命足爲學士光耀然  
學士與侍郎何者爲美說對曰侍郎自皇朝已來爲  
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且美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  
負之吏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爲縉紳  
軌儀蘊楊班之詞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  
二美之中此爲最矣

張說旣致仕在家修史乃乘閑往景山之陽於先塋  
建立碑表玄宗仍賜御書碑額以寵之其文曰嗚呼

積善之墓與宣父延陵季子墓誌同體也朝野以爲榮及說薨玄宗親製神道碑其畧曰長安中公爲鳳閣舍人屬麟臺監張易之誣構大臣作爲飛語御史大夫魏元忠卽其醜正必以中傷天后致投杼之疑中宗憂掘蠱之變是時救公爲證啗以右職一言利回四國交亂公重爲義死且不辭廷辯無辜中旨有忤左右爲之惕息而公以之抗詞反元忠之瑩魂太子之杌隍人謂此舉義言於生由是長流欽州守正故也文多不盡載

右補闕母哭博學有著述才上表請修古史先撰因錄以進玄宗稱善賜絹百疋性不飲茶致代茶餘序其畧曰釋滯銷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荼力貽患則不爲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哭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哭夢着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迴顧不見一人意惡之及卒僚友送至北邙山咸如所夢玄宗聞

而悼之贈朝散大夫

自漢魏已來歷代皆封孔子後或爲褒城侯或號褒  
聖侯至開元二十七年詔冊孔子爲文宣王其嗣褒  
城侯改封文宣王令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持節就  
國子監冊命訖有司奠祭樂用宮懸八佾之舞詔曰  
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皆發揮此道啟迪含靈則生人  
已來未有如夫子也所謂自天悠縱將聖多能德配  
乾坤身揭日月故能致天下之太平成天下之大經  
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  
賜不其猗歟文多不盡載

懲誠第二十四

太宗嘗與侍臣汎舟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焉太宗  
擊賞數四詔座者爲詠召閣立本寫之閣外傳呼云  
畫師閻立本立本時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  
側手揮丹青不堪愧赧旣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  
幸免面墻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



養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

高宗朝姜恪以邊將立功爲左相閻立本爲右相時以年饑放國子學生歸又令限史通一經時人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價丹青三館學士放散五臺令史明經以末伎進身者可謂警戒矣

劉仁軌爲給事中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爲青州刺史時有事遼海義府逼仁軌運糧果漂沒敕御史索異式按之異式希義府意遇仁軌不以禮或對之

猥洩曰公與當朝讐者爲誰何不引決仁軌曰乞方便乃於房中裂布將頭自縊使與掩扇少頃仁軌出曰不能爲公死劉仁軌豈失却死耶坐此除名大將軍劉仁願剋濟奏以爲帶方州刺史仁願凱高宗謂之曰卿將家子處置補署皆稱朕意何也仁願拜謝曰非臣能爲乃前青州刺史教臣耳遽發詔徵之至則拜大司憲御史大夫也初仁軌被徵次于萊州驛舍於西廳夜已久有御史至驛人曰西廳稍佳有使

止矣御史曰誰答曰帶方州刺史命移仁軌於東廳  
既拜大夫此御史及異式俱在臺內不自安仁軌慰  
之曰公何瘦也無以昔事不安耶知君爲勢家所逼  
仁軌豈不如韓安國但恨公對仁軌臥而洩耳又謂  
諸御史曰諸公出使當舉寃滯發明耳目興行禮義  
無爲煩擾州縣而自重其權指行中御史曰只如某  
御史夜到驛驛中東廳西廳復有何異乎若移乃公  
就東廳豈忠恕之道也願諸公不爲也仁軌後爲左  
僕射與中書令李敬玄不協時吐蕃入寇敬玄奏仁  
軌征之軍中奏請多爲敬玄所掣肘仁軌表敬玄知  
兵事敬玄固辭高宗曰仁軌須朕朕亦行之卿何辭  
敬玄遂行大敗於清海時議稍少之始仁軌旣官達  
其弟仁相在鄉曲昇沉不同遂構嫌恨與軌別籍每  
於縣祇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  
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兄弟以榮  
賤致隔者可爲至戒

揚昉爲左丞時字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  
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于在  
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  
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  
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  
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  
敘時人深賞之婁師德以殿中充河源軍使永和平  
破吐蕃於白羊澗八戰七勝優詔褒美授左驍衛郎  
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  
累遷訥言臨終數日寢興不寧無故驚曰拊我背者  
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若有所爭者曰我當壽八  
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往爲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  
氣若有屈伏俄而氣絕以婁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爲  
政者得不慎歟

李義府定策立則天自中書舍人拜相與許敬宗居  
中用事連起大獄誅鋤將相道路以目駭入則諂諛

出則姦宄賣官鬻獄海內囂然百寮畏憚如畏天后  
高宗知其罪狀謂之曰卿兒子女皆不謹慎多作罪  
過今且爲卿掩覆勿復如此義府憑恃則天不虞高  
宗加怒勃然變色顙頸皆起徐對曰誰向陛下道此  
高宗曰但知我言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魄然竟  
不引過緩步而出會右金吾倉曹楊仁穎奏其贓污  
詔劉祥道并三司鞠之獄成長流雋州朝野莫不稱  
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賊李義府露布  
榜之通衢者義府先取人奴婢及敗一夕奔散各歸  
其家露布云混奴婢而亂■各識家而競入乾封初  
大赦唯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憤志而死海內快之

劉思立任考功員外子憲爲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  
日選人有索憲闕者吏部侍郎馬載深咨嗟以爲名  
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冬集朝廷咸曰直銓綜流  
品之司可謂振理風俗其人比出選門爲衆目所視  
衆口所許亦趨趨而失步矣自垂拱之後斯風大壞

苟且公行無復曩日之事

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畧人間細務買宅酬直訖數日對賓朋忽驚指庭中雙青桐樹曰此忘酬直遽召宅主付直四千賓朋曰侍御貴重不知交易樹當隨宅無別酬例義方曰此嘉樹不比他也及貶黜或問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初義方將彈李義府懼不捷沉吟者久之獨言曰可取萬代

耶循默以求達耶他日忽言曰非但爲國除蠹

亦乃名在身前遂彈焉坎壈以至於終

高宗大漸顧命裴炎輔少主旣而則天以太后臨朝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并乳母之子五品炎爭以爲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得何爲惜侍中炎懼遂與則天定策廢中宗爲廬陵王幽于別所則天命炎及中書侍郎劉禕之率羽林兵入左右承則天旨扶中宗下殿中宗曰我有何罪則天曰汝欲將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炎居中

執權親受顧託未盡匡救之節遽行伊霍之謀神器  
假人爲獸傳翼其不免也宜哉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  
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  
引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  
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  
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  
得張佛袍集勝於僧孺遠矣由古應之不覺仕進者  
可不勉歟

周矩爲殿中侍御史大夫蘇味道待之甚薄屢言其  
不了事矩深以爲恨後味道下獄敕矩推之矩謂味  
道曰嘗責矩不了事今日公了事也好答辯味道由  
是坐誅

嚴識玄爲鞏令中書舍人路敬潛黜陟河南道使還  
次鞏識玄自以初蒞復以敬潛使還頗有慢色雖郊  
迎之纔馬上弛鐙揖鞭而已敬潛怒攝而案之曰郊

唐世說卷之二  
明敕馬上高揖深慢王人禮律有違恭倨無准仰具之識玄拜伏流汗乃捨之後轉魏州刺史爲魏令李懷讓所辱俄又俱爲兵部郎中旣同曹局亦難以爲容舉朝以爲深戒

李知白爲侍中子弟纔總角而婚名族識者非之宰相當存久遠敦風俗奈何爲促薄之事耶

惠妃武氏有專房之寵將奪嫡王皇后性妬稍不能平玄宗乃廢后爲庶人當受日聞次及太子太子之

將廢也玄宗訪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動之則搖人心自居東宮未聞大惡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過父怒而掩之無宜廢絕且其惡狀未著恐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悅隱忍者久之  
林甫秉政陰中計於武妃將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結之乃先黜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瑤光王倨同日并命海內痛之號爲三庶太子等旣寃死武妃及左右屢見爲祟宮中終夜相恐或聞鬼

哭聲召巫覡視之皆曰三庶爲厲先是收鄂王光王  
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而酹之武妃死其厲乃  
息玄宗乃立肅宗爲皇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惕然懼  
矣三庶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死武妃至十二  
月而斃識者知有神道焉

天寶中李林甫爲相專權用事先是郭元振薛訥李  
適之等咸以立功邊陲入叅鈞軸林甫懲前事遂反  
其制始請以蕃人爲邊將冀固其權言於玄宗曰以  
陛下之雄材國家富強而諸蕃未滅者由文吏爲將  
怯懦不勝武事也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莫若武  
臣武臣莫若蕃將夫蕃將生而氣雄少養馬上長於  
陣敵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將之使其必死則狄  
不足圖也玄宗深納之始用安祿山卒爲戎守雖理  
亂安危保之天命而林甫姦宄實生亂階痛矣哉



唐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